

唢呐王传奇

(小说)

□ 刘秀森

周，彼此相隔百米左右，一拉溜摆好了十几张唢呐桌子。五里八乡的人们都争先恐后地赶来，以求大饱耳福，打麦场上成了人的海洋。待镇长讲话之后，人们一下分开，各自奔向自己最崇拜的吹奏者。

“小笛张”在金笛镇一带崇拜者最多，桌子旁边早坐了一大片人。东面水坑前黄震声的桌前却听众寥寥。黄震声两眼偷觑“小笛张”这边瞧着，脸上流露出愤慨的表情。

吹奏开始了。“小笛张”和他的手下们先精彩地敲了一阵开场锣鼓，然后，他用小笛叫了个过门儿，便拿出了他的拿手好戏《对花枪》中姜桂芝的精彩唱段，一上来便得到观众们的喝彩。他不由得洋洋自得，乐得脑袋乱晃，双肩乱抖，两眼眯成了一条线，自我陶醉的形态引得听众不住地喝彩。其实，他这姿态，有一半是做给黄震声看的。

“小笛张”的听众们正听得开心，突然，从同他相对的东边水坑边上冲过来一阵巨大的声浪。众人和“小笛张”都不禁陡然一惊，仔细听来，这声浪是由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惊天动地的叫好声汇合而成。听众们扭脸望去，才知这声浪是从黄震声的吹奏桌前响起来的。出于好奇，“小笛张”桌前的听众开始骚动起来。“小笛张”看得明白，不由得有些惊慌，正要采取措施把慢二八板换成紧二八板，以增加对听众的吸引力，还没来得及，突然又是一阵喝彩声汇成的声浪传来：“好！好！”接着“哗哗哗……”掌声响个不断。

所有吹奏桌前的听众都被惊得站起来，往黄震声的桌前汇集。

大家仔细一听，是黄震声吹出了一阵优美动听的蛤蟆大合唱，其中有“嘟儿嘟儿”的短鸣，有“哇哇”的低吟，更有扯天捞地的带有很强音乐感的高、中、低音的蛤蟆齐鸣，听起来真像是一只蛤蟆在引吭高歌，竞相争鸣。那各种声音虽有混合，但彼此又十分清晰，混而不乱。这边的听众觉得实在新鲜极了。

“哎呀，黄震声的唢呐真是吹神了，蛤蟆从坑里蹦出来了！”那边不知谁惊呼了一声。

“小笛张”桌前的大部分听众都坐不住了，纷纷一跃而起，跑到黄震声那边去看稀罕，一会儿便撇了个十之八九。“小笛张”心里更慌了，再次改换新招儿，但无论如何，再也不能把听众留下来。

黄震声这边真是热闹极了。人们亲眼看着旁边坑里的蛤蟆一个个跳出水面，朝黄震声的桌子跟前跳，实在堪称奇观！大家都稀罕地瞧着，说着，笑着，突然有人喊了一声：“蛤蟆王！黄震声成蛤蟆王了！”众人都以为这比喻打得贴切，一阵叫好。黄震声吓得更加起劲。众人听完了一遍，都觉得不过瘾，纷纷要求再吹第二遍。

听众越聚越多，最后，其他吹奏手因为失去了观众，全部停了下来，有的干脆收起家伙，也来听黄震声吹。独有“小笛张”没有来。

这一次唢呐比赛，当然以黄震声的绝对优势而告终。黄震声得了大奖，从此便落下了“蛤蟆王”的美誉。

“小笛张”没有想到自己能在黄震声面前败得这么惨。他觉得没脸见人，把小笛往桌上一摔，愤然离去。从此，在金笛镇上，真的再也看不到“小笛张”的影子了。

“小笛张”一腔悲苦，一个人走在背离家乡的路上，心中好难受，但想：怨谁呢？还不是自己技艺不精，又目空一切地吹大，才落得如此下场。于是他心里憋了一股气，愤然走山东，串河北，又隐姓埋名，串遍了河南、江苏、安徽境内自己以前没有到过的地方，听说哪里有名唢呐高手，便非去拜访不可。他吃得苦，受得累，忍得辱，在人家的唢呐班子情愿做端茶、倒水、搬桌凳和打洗脸水的粗活，为的是暗暗学习和琢磨人家的吹奏技巧。他摸到了多种高明的吹奏法后，便躲进山沟，蹲在山洞里，在没人的地方苦磨苦练，非练它一个烂熟，创它一个新奇不可。他在山里用唢呐学鸟叫，仿兽鸣，模拟人哭、唱、叫、喊、说、笑，常常饿得前肚皮贴住了后脊梁也不觉得。他心里只有一个信念：三年后出山，非给众人一个大大的震惊不可。

再说黄震声胜了“小笛张”，得了“蛤蟆王”的称号，在豫鲁苏皖四省交界的方圆百八十里的范围之内，吹唢呐的一提起他的名字，都无不折服。常言说“路怕水冲，人怕人捧”，黄震声在众人吹捧之下渐渐忘乎所以，以无敌的高手自居，傲视群雄，谁也不被他在眼里夹一夹。

三年过去，金笛镇的经济来了个飞速发展，受到县委、县政府表彰。大家一高兴，又想起唢呐来，纷纷要求镇政府再举办唢呐比赛。这次，镇政府定了一个规矩：唢呐班子之间不准赛出友谊，不准赛出矛盾，有同行借机斗气者要罚款，把艺人的职业道德列入评比的重要条件。

这天，几家唢呐班子应邀前来，在金笛镇各自摆下了摊子。“蛤蟆王”黄震声的《蛤蟆乐》已被人们听厌了，他新的拿手戏是《百鸟争鸣》，这首曲子是在传统吹奏曲《百

鸟朝凤》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他吹得仍然是十分出色，一开始就把听众群雄，听众中的叫好声又像他当年吹奏《蛤蟆乐》时一样，连连不断。这次来的吹奏手，在黄震声看来都是些无名之辈，他根本就没放在心上。只见他吹得悠然自得，脸上呈现出一种目空一切的表情。

忽然，场上的听众骚动起来，只听有人喊了一声：“‘小笛张’回来了！”人们争相站起，向场外乱看。

“蛤蟆王”黄震声听了，不禁在心中发笑：哼！大白天说梦话，“小笛张”在上次比赛中丢尽了脸面，惨败而逃，今天有我“蛤蟆王”在此，他怎敢回来再找难看？

正在这时，只见从场外走来一群人来，那人群众中有人用唢呐吹唱起来：

锯红锯红锯大缸，
呀哟咿呀哟，呀哟呀哟咿呀哟！

扭起小桃儿游四方，

呀哟咿呀哟，呀哟呀哟咿呀哟！

这是传统吹奏曲《锯缸》里边的一段，黄震声早就会吹，倒不足为奇。奇怪的是那吹奏者用唢呐竟咬字咬得那么清楚，简直如人唱的一般。

“蛤蟆王”黄震声猛地一惊，知道此人的吹奏技巧远远在自己之上。他正想扭头去看究竟，忽然那人又吹出不同寻常的两句来：

今天重返金笛镇，

呀哟咿呀哟，呀哟呀哟咿呀哟！

拜会拜会“蛤蟆王”……

啊？黄震声一听，登时吃惊不小。仔细一看，果然是“小笛张”张玉韵。只见张玉韵从那群人中走了出来，笑嘻嘻朝着他，用嘴里的唢呐向他说话：“蛤蟆王，别来无恙，很好很好。不要惊慌，莫要害我。我张玉韵今日回来，并非要报那当年之仇，而是来跟‘蛤蟆王’切磋技艺。”然后俏皮地吹出八个音符和一串笑声：“1234567，哈哈哈哈……”那字眼之准确，声音之清晰，像从一个银铃般的声音的姑娘口中说出来的一样，其功力不能不说得高得惊人！

“蛤蟆王”黄震声惊呆了。他心里明白，对方这是在向他挑战，要让他用唢呐回答。众目睽睽之下，他若是用唢呐回答不成，立刻便会遭人耻笑。于是不由得一阵恼火，用手一指张玉韵说：“卖弄雕虫小技，算什么能耐？有本事坐下来吹上几曲比比！”

张玉韵立刻用唢呐回答：“好好好，吹上几曲就吹上几曲，但请指教。”

场上立刻沸腾起来，大家知道“小笛张”用唢呐说话得如此清晰，非同小可，这一场比赛一定超出寻常。

其他的吹奏手一看这种情景，也立刻停了吹，同听众一起过来看究竟。

这时，早有人为张玉韵搬来桌凳，放在了离“蛤蟆王”一百多米的地方。

张玉韵来到桌前，往凳子上一坐，便开始吹了起来。他知道黄震声新的拿手好戏是《百鸟争鸣》，于是把他根据《百鸟朝凤》改编而成的《百鸟斗兽》拿了出来。

张玉韵没有想到自己能在黄震声面前败得这么惨。他觉得没脸见人，把小笛往桌上一摔，愤然离去。从此，在金笛镇上，真的再也看不到“小笛张”的影子了。

“小笛张”一腔悲苦，一个人走在背离家乡的路上，心中好难受，但想：怨谁呢？还不是自己技艺不精，又目空一切地吹大，才落得如此下场。于是他心里憋了一股气，愤然走山东，串河北，又隐姓埋名，串遍了河南、江苏、安徽境内自己以前没有到过的地方，听说哪里有名唢呐高手，便非去拜访不可。他吃得苦，受得累，忍得辱，在人家的唢呐班子情愿做端茶、倒水、搬桌凳和打洗脸水的粗活，为的是暗暗学习和琢磨人家的吹奏技巧。他摸到了多种高明的吹奏法后，便躲进山沟，蹲在山洞里，在没人的地方苦磨苦练，非练它一个烂熟，创它一个新奇不可。他在山里用唢呐学鸟叫，仿兽鸣，模拟人哭、唱、叫、喊、说、笑，常常饿得前肚皮贴住了后脊梁也不觉得。他心里只有一个信念：三年后出山，非给众人一个大大的震惊不可。

再说黄震声胜了“小笛张”，得了“蛤蟆王”的称号，在豫鲁苏皖四省交界的方圆百八十里的范围之内，吹唢呐的一提起他的名字，都无不折服。常言说“路怕水冲，人怕人捧”，黄震声在众人吹捧之下渐渐忘乎所以，以无敌的高手自居，傲视群雄，谁也不被他在眼里夹一夹。

三年过去，金笛镇的经济来了个飞速发展，受到县委、县政府表彰。大家一高兴，又想起唢呐来，纷纷要求镇政府再举办唢呐比赛。这次，镇政府定了一个规矩：唢呐班子之间不准赛出友谊，不准赛出矛盾，有同行借机斗气者要罚款，把艺人的职业道德列入评比的重要条件。

这天，几家唢呐班子应邀前来，在金笛镇各自摆下了摊子。“蛤蟆王”黄震声的《蛤蟆乐》已被人们听厌了，他新的拿手戏是《百鸟争鸣》，这首曲子是在传统吹奏曲《百

黄震声拿出的果然是他刚才正吹的《百鸟争鸣》。他吹得虽然好，但只是模仿各种鸟叫模仿得像，别的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张玉韵却不同，他先来了一节《雏鸟闹巢》，把雏喜鹊、雏黄鹂、雏斑鸠和雏麻雀等多种饿极的雏鸟盼望鸟妈妈速速归来喂食的迫切叫声吹得惟妙惟肖，不仅鸟妈妈们听了会挂肚牵肠，就是在场的人们听了也觉得撕心裂肺，几乎要流泪。一会儿，各种衔着食物的鸟妈妈便从四面八方争相飞来，落在张玉韵头顶的树枝上寻觅各自的雏儿，有的竟飞下树枝，在张玉韵的头顶上盘旋着，喳喳乱叫，怎么也不肯飞走。这一绝招使人禁不住发出一阵惊呼。

“小笛张”突然吹了几声山猫寻食的叫声，惹得树上和头上的鸟们一阵惊恐，喳喳地叫着寻找山猫，准备与之一斗，声情并茂，景象动人，又令人禁不住一阵叫好。

相形之下，黄震声的《百鸟争鸣》显然见绌。黄震声面前的观众已撤得精光。

“小笛张”张玉韵正要把最精彩的一段《百鸟争食》换上，还没来得及，便见那邊黄震声羞得面红通红，在收拾家伙准备不辞而别。

张玉韵想起自己当年出走的情景，深知黄震声此时此刻心中是什么滋味。将心比心，他再也吹不下去了，先站起身来用大笛高叫一声：“黄师傅慢起，张玉韵告罪了！”然后放下唢呐，穿过人群，来到黄震声面前，拉着黄震声的手说：“黄师傅，今天是金笛镇举办唢呐比赛，俺张玉韵有言在先，回来是为了与黄师傅切磋技艺。俺有什么学艺不精之处，还等您不吝赐教呢。如今比赛尚未结束，你为什么要走呢？”

黄震声一听这话，油然想起了这次比赛事先定下的规矩，又见张玉韵对自己态度诚恳，情真意切，便尴尬地停在那里，两眼望着张玉韵，心里想：我和他原是一对冤家，没想到他眼下会这样对待我。三年来他长进如此之快，使我望尘莫及，我应该切切实实地服气他。若是不顾他的虔诚，一句话不说愤然离去，罚款事小，以后在世上还怎么算得是人？他的两眼湿润着，使劲地握住张玉韵的手说：“张玉韵，我输了，三年前我对不起你……”

张玉韵说：“那怪不得你，只怪我经师太少，学艺不精，一味地狂妄自大，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艺无止境！我张玉韵只是刚刚入门，还待深造，需要有人多帮助啊……”

场上立刻沸腾起来，大家知道“小笛张”用唢呐说话得如此清晰，非同小可，这一场比赛一定超出寻常。

其他的吹奏手一看这种情景，也立刻停了吹，同听众一起过来看究竟。

这时，早有人为张玉韵搬来桌凳，放在了离“蛤蟆王”一百多米的地方。

张玉韵来到桌前，往凳子上一坐，便开始吹了起来。他知道黄震声新的拿手好戏是《百鸟争鸣》，于是把他根据《百鸟朝凤》改编而成的《百鸟斗兽》拿了出来。

要问后事如何，张玉韵早有打算，他要和豫鲁苏皖接壤地区的唢呐班子联合起来，成立中华唢呐技艺研讨会，开展横向联合，同各处的唢呐高手一起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技艺切磋，为中国唢呐吹奏技术的改革开辟一条新路。

黄震声听了这番话，更觉得无所谓，双膝往张玉韵面前一跪：“张大哥，我黄震声对你口服心服！今天拜你为师，但望你能收下我这个徒弟。不然，金笛镇有你张大哥在，我一辈子再也不敢来此了！”

要问后事如何，张玉韵早有打算，他要和豫鲁苏皖接壤地区的唢呐班子联合起来，成立中华唢呐技艺研讨会，开展横向联合，同各处的唢呐高手一起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技艺切磋，为中国唢呐吹奏技术的改革开辟一条新路。

专家考证指出，世界书局本这两卷内容，应出自后人伪撰，并非沈复原书。这一赝品被揭穿之后，《浮生六记》后两卷的真实内容，世人未能见到只言片语，甚至还有人怀疑沈复原书只有四卷，所谓第五、六两卷原本并不存在。因此，就连《浮生六记》的书名和基本构成，似乎都还有待进一步澄清。至于找寻散失已久的五、六两卷内容，更是学术界和文化界期盼已久的事情。

延安大学的马一夫教授在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浮生六记》的前言里说：“及至今日，仍还有不少人只能读到仅存四卷的《浮生六记》，以不能见其全貌而遗憾。”但是，为了满足读者的需求，一些出版社在明确认为五、六卷系伪作的情况下，以“聊胜于无”的心态，沿袭出版了六卷本的《浮生六记》。六篇文章的记述是这样的：第一篇《闺房记乐》，记述的是沈复和他的妻子芸娘之间的夫妻情趣和恩爱生活。第二篇《闲情记趣》

写的是作者的闲情雅兴。第三篇《坎坷记愁》记录了作者作为文人落魄后的愁苦经历。第四篇《浪游记快》记录了作者“游幕三十年”、遍历大江南北的所见所闻。第五篇《中山记历》主要写作者陪清廷大员赵介山等出使琉球国见闻，描写记述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琉球国的风俗民情及海上伟岸壮丽、奇特无比的风光。第六篇《养生记道》，介绍摄生养性、处世待人方面的学问。

拙文《寻找〈浮生六记〉》见报的第二天，朋友秦先生即送给我一本中国三峡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的《浮生六记》，是其夫人李女士从外地给捎回来的，我不胜感激。捧书如饮佳露，一口气尽览无余。

该书为精装本，硬封面，书名《浮生六记》四字居右上角，紧靠书名有一行小字：“它曾散落坊间，如同它的作者般，一度颠沛流离。”左上角有三行竖排小字：“就这样相传了两百年，从浩繁的卷帙中将它重新拾出，芬芳的感情依然经久不衰。”

书的封面上另有一张六厘米宽、广告味极浓的纸条，上面三行大字为：

“一部水平极高影响颇大的自传体随笔。”

林语堂、俞平伯、曹聚仁、冯其庸等推崇备至的文学精品。

一部流传200多年的国文珍品，一部影响深远的清代文学扛鼎之作。”

下面三行小字，用诗一般的语言将全书的内容概述为：

“事如春梦了无痕，历史的梳妆台前，有多少积淀，俱是微风，缓缓吹散。至死不渝的坚贞，谱写了一曲爱情的赞歌，锦囊佳句的言谈之下，诠释着爱情理想的召唤与泯灭。”

封底彩框里，分条摘录有林语堂、俞平伯、曹聚仁、冯其庸等对该书作者及内容的评价。这分明在显示这些文化大家都曾与此书有缘。

但令人不解的是，在该书的序言和后记中，均未重点推介第五篇《中山记历》，更没有提到该文的历史价值和政治意义。只在第203页点评这篇文章时，才出现“文中明确记述了古老的钓鱼岛属中国”这短短几个字。

我想，此书的编注者也太缺乏历史责任感了吧。中日有关钓鱼岛问题争执了三十年，这本书里有“钓鱼岛属于中国”的文字证明，为什么不抬出来大张旗鼓地宣传？为什么不在序言和后记里点出来，以便包装和推销这一书籍，也能为读者解疑答惑？

《浮生六记》的传奇色彩

《浮生六记》是一部别具风格的自传体随笔。“浮生”二字典出李白诗《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中“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浮生六记》共有六卷，分别是《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中山记历”、“养生记道”。作者沈复，字三白，苏州人，生于清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卒年无考。《浮生六记》大约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书并流行于世，最初以手抄本形式在社会上流传。据林语堂先生考证，这本书在1810年至1830年间流行于姑苏。

“惜无人重视，断简残编，几至淹没。”1877年刊印的《浮生六记》是今人见到的最早版本，却只有前四卷，后两卷因缺失不可。1935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美化文学名著丛刊》，收进所谓《浮生六记足本》，号称“首尾俱全”，包含有此前刊本所未见之卷五《中山记历》和卷六《养生记道》。可是，后来经一些

专家学者考证指出，世界书局本这两卷内容，应出自后人伪撰，并非沈复原书。这一赝品被揭穿之后，《浮生六记》后两卷的真实内容，世人未能见到只言片语，甚至还有人怀疑沈复原书只有四卷，所谓第五、六两卷原本并不存在。因此，就连《浮生六记》的书名和基本构成，似乎都还有待进一步